南疆繹史/摭遺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《南疆繹史》摭遺

◀上一卷

繹史摭遺卷六

下一卷▶

吳郡李瑤子玉纂

目錄

閩粵督輔發事諸臣列傳

何騰蛟章曠〈傅作霖、周震、陳象明、餘鯤起、蕭■〈廣，心代八〉周二南、王景熙、李興瑋等附〉

何忠烈公身歷四朝，胸藏萬甲，戎車載驟，宵枕无安；於全楚疆場之計，可謂堅志如城。鞠躬盡瘁，實自史督輔後一人也。洎至長沙再出，眾力不齊；空守湘潭，撫膺慟哭曰：『督師五年，所就若此；天邪人邪！』因即緋衣、冠帶坐堂皇間以待執。迨其沒，而楚民為之掛孝舉哀，立祠祀焉。或言正命時有僧以勺水進者，曰：『水自衡來，猶吾君澤！』公頷之。此說不經；時衡、湘已早入版圖矣。章侍郎本丙子解元，熹談兵，名重於鄉；所著多兵家言。其佐忠烈事，坎坷不渝，收輯降軍、繼志恢剿，實為不負所知。若劉承胤之因公起而翻欲奪公權者，其小人中之小人與！

列傳六

何騰蛟

何騰蛟字云從，貴州黎平衛人。天啟元年辛酉舉人。崇禎中，授南陽知縣。地當要沖，流寇出沒；即請諸大吏練兵堵剿，斬首四百餘級。土賊發，亦討平之：能聲大著。遷兵部主事，進員外郎。出為懷來兵備僉事，調口北道。丁內艱；巡撫薦其才，將奪情，固辭歸。服闋，起原官，兵備淮、徐；擒斬土寇，境內肅然。

癸未冬，晉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湖廣。時湖北盡陷，止武昌一郡為寧南侯左良玉屯軍所。騰蛟之任，與良玉交歡，一軍帖服。甲申五月，福王立；時良玉在漢陽，詔至，部下有異議。騰蛟乃以劍自隨曰：『社稷安危，系此一舉。倘不奉詔，當以此身付三尺劍耳！』會江督袁繼咸亦以書勸正紀盧鼎言於良玉，力請開讀如禮〈正紀者，良玉所置官名也〉。八月，加兵部右侍郎，兼撫湖南；尋命總督湖廣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軍務。乙酉三月，南都有北來太子事，朝議為偽，物論沸然。即抗疏極言不可殺；與當國者大忤。無何，良玉舉兵從巡按御史黃澍謀，稱奉太子密詔清君側惡，將邀之偕行；騰蛟堅不可。良玉因謀奪其印，盡殺城中人以劫之。士民懼，爭匿其署，遂身坐門屏間聽民入。左兵輒破垣縱火，避難者悉焚死。騰蛟急解印付家人，令速出城，毋為所得。拔劍將自剄，左兵擁之去。良玉邀與同舟，不從；因以別舟置之，以副將四人監之。舟次漢左門，乘間躍入江；四人急且危，亦自沉。騰蛟漂泊十數里，至竹牌門觸漁船，救之起；登岸，則漢壽亭侯廟也。家人懷印者亦在，相視大驚。覓漁船，忽不見；遠近共詫為神助，從者多歸心焉。騰蛟乃由寧州轉瀏陽，抵長沙。集舊時屬吏，痛哭以盟，誓圖報復；士馬、舟車、糧餉，各自分任。權令堵胤錫為湖北巡撫、傅上瑞為湖南巡撫、章曠為總督監軍、周大啟提督學政；嚴起恆故衡永道，即督二郡軍食；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。就遣曠往諸路調兵，副將黃朝宣自燕子窩、張先璧自溆浦、劉承胤自武岡先後俱至，兵勢稍振。是時，良玉抵九江，已死。

五月，我大清兵下南都，閩中唐王聿鍵立。王居南陽時，稔知騰蛟才且賢，委任益至。旋闖賊李自成敗至九宮山，為村民鉏擊以斃。其偽將劉體仁、郝搖旗等有眾四、五萬，以無主將，依騰蛟降；驟入湘陰，距長沙僅百里。城中初不知其意，懼甚。朝宣即率兵還御，上瑞請出避。騰蛟曰：『死於左、死於賊一也，何避為！』長沙知府周二南以千人往偵之，賊疑來襲，射殺之，從行者盡死；民益洶洶。騰蛟與曠謀以部將萬大鵬等二人持書往撫，賊見止二騎，迎入演武場，飲以酒。二人不交一言，相與痛飲畢，賊

問來意；二人曰：『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，請即移駐長沙。』因出書示之。書云：『公等歸朝，誓為永保富貴。』搖旗等喜，即隨二人至。騰蛟開誠撫慰，宴禮盡歡，以牛酒犒其從者。命先璧以卒三萬出郊馳射，旌旗蔽天；搖旗等大悅，悉招餘黨來歸。驟增兵至十數萬，聲威大振。未幾，自成後妻高氏與其弟一功、從子李錦擁眾數十萬逼常德乞撫，騰蛟馳檄令巡撫堵胤錫往撫之，安置荊州。復慮錦等跋扈難制，受降日過其營，請見高氏，執禮甚恭。高悅，戒錦毋負何、堵二公。因是，卒無異志。錦後賜名赤心、一功賜名必正，號其軍為「忠貞營」。自成亂天下者二十年，陷帝都、覆廟社；其眾數十萬，一旦盡歸騰蛟，無不詫為異事。騰蛟上疏但云：『元兇已除，稍洩神人之憤，宜告謝郊廟！』卒不言己功。唐王大喜，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，封定興伯，仍督楚師；而微疑自成死未確。騰蛟言自成實死，身首已糜爛；不敢居功，因辭封爵。不允，且命規取兩江。於是部置降卒，參以舊軍，題授期宣、先璧為總兵官；與承胤、赤心、郝永忠、袁宗第、王進才及董英、馬進忠、馬士秀、曹志建、王允成、盧鼎並開鎮湖南、湖北間，所謂十三鎮者是也〈永忠即搖旗，英、志建故中軍，餘皆良玉舊將〉。騰蛟銳意東下；丙戌正月，拜表出師赴湘陰，期大會。諸鎮觀望不進，獨赤心自湖北至；遇大兵，三戰三北而還。諸鎮兵遂罷，騰蛟威望亦頓損。諸鎮日漸驕橫，且貪殘；朝宣尤甚，劫人每剝其皮。永忠效之，皆不能制。王數議出關，為鄭氏所阻；騰蛟屢疏請幸贛州，協力以取江西。王遣使徵兵，乃令永忠以精騎五千往；永忠逗遛鈔掠而已。會王師破汀州，唐王被執死，贛州亦失；騰蛟聞之，大慟哭，厲兵保境如常。

既而永明王立；詔至，乃稍安。王以為武英殿大學士，加太子太保。騰蛟之建十三鎮也，以為衛長沙計。及丁亥春，大兵下楚，則諸鎮復起而為盜。長沙不能守，騰蛟單騎走，更為先璧等所挾，展轉衡、永間。尋與侍郎嚴起恆遇，走白牙市。五月，王遣中使來，密告劉承胤罪狀。六月朔，詣武岡謁王，王及太妃皆召見，慰勞再三。初，騰蛟薦承胤，由小校至大將，稱門生；已漸倔肆。在長沙時，徵其兵，怒不應；馳入黎平，執騰蛟子索餉數萬，始以眾至。騰蛟不能問；復為之請，得封定蠻伯，且與為姻。由是日益驕。固爵安國公，勛上柱國，賜尚方劍，翻嫌騰蛟出己上，欲奪其權；自請為戶部尚書，專領餉務。王弗許，因密召騰蛟為計，然固無如承胤何也。騰蛟且無兵，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、胡一青兵隸之。及辭朝，賜銀幣，遣廷臣郊餞；承胤伏甲將襲之，印選、一青乃力戰，盡殲其眾，還駐白牙。八月，武岡破，承胤降；王走靖州、走柳州。時常德、寶慶盡失，永州亦再失。是冬，王還居桂林。桂林止焦璉一軍在，騰蛟即率印選、一青等入衛。明年戊子春，加太師，晉爵為侯；子孫世襲。二月，全州破，郝永忠兵潰，奔入桂林，逼王西徇，縱兵大掠。大兵知桂林有變，直抵北門。騰蛟自永福馳至，與留守瞿式耜督璉、一青等分門拒守。閏三月，金聲桓、李成棟叛大清，以江西、廣東地內

附；凡我兵之在湖南者，始退，騰蛟遂克復全州。更遣保昌侯曹志建、宜章侯盧鼎、新興侯焦璉、新寧侯趙印選攻永州，圍城百日，大小三十六戰；十一月朔，克之。未幾，監軍御史餘鯤起、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，以王進才守之；諸將亦取衡州，馬進忠取常德，所失地多復。騰蛟議進兵長沙，適督師堵胤錫與進忠有隙，惡其兵，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至，令進忠以常德讓。進忠大怒，驅居民出城，焚廬舍至盡，走武岡；進才亦棄寶慶走他城，守將悉潰去。赤心等所至皆空城，即棄之東趨長沙。時騰蛟駐衡州，聞之大駭；檄進忠由益陽至會垣，期與諸將為大會。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，而部下將士畏怯不護行，僅攜吏卒三十人往。至則赤心已東，即尾之至湘潭。湘潭空城也，赤心不宿而去，騰蛟乃入居之。

己丑正月，大兵逼長沙；知騰蛟居空城，遣將徐勇引軍入。勇故部下舊將，率眾羅拜，勸之降，騰蛟大叱之，遂擁以出，至長沙。絕粒七日不死，乃見殺。永明王聞之，哀悼甚至；賜祭九壇，贈中湘王，謚「忠烈」。其子文瑞以蔭，官僉都御史。

《摭遺》曰：忠烈之功偉矣，惜乎十三鎮之不力也！然若忠貞營將士固孽也，而翻不得唾之矣。當李錦就撫時，自成妻高氏語之曰：『汝其為無賴賊何，抑願為大將也？』錦請其說。曰：『為賊則無論已，為將則身既許國，須愛民；聽主將節制，有死無二。是我願也！』錦曰：『諾。』乃如命。此忠烈之所以加禮於高，而錦卒始終無異志耳。噫！吾獨怪闖賊先後兩妻各能以大義自蓋：邢則成興平之事忠靖、高則成赤心之事忠烈；異矣哉，賊妻也！忠烈所居有神魚井；井故無魚，忠烈生，魚忽滿井，五色粲然。既死；井復空；黎平人猶能言其處。十三鎮為傅上瑞勸忠烈以設，上瑞得實授偏沅巡撫事；而反復成性，棄忠烈如遺也。沅州急，上瑞竟出降；逾年，與劉承胤並伏誅。

章曠〈傅作霖、周震、陳象明、餘鯤起、蕭■〈廣，心代八〉〉

章曠字於野，松江華亭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授沔陽知州。十六年，賊陷州城，走免。謁總督袁繼咸於九江，署為監紀推官。從諸將方國安等復漢陽，遂攝府事，兼署分巡道；空城獨守，有衛官數人齎諸印將送賊，曠收而斬之，日夕為警備。尋調荊西道；代者李藻至，失將士心，城復失。被劾，侯訊。何騰蛟薦之，令戴罪立功。

福王立，左良玉將犯闕，騰蛟至長沙，以曠為總督。監軍黃朝宣者，故巡撫宋一鶚部將也，駐燕子窩；張先璧以精騎三千屯漵浦。騰蛟令曠悉往召之，又令調劉承胤兵於武岡。闖賊死，其下劉體仁、郝搖旗、袁宗第、藺養成、王進才、牛有勇六大部各擁兵

數萬至，騰蛟與曠計，盡撫其眾，軍容大盛。良玉死，其將馬進忠、王允成無所歸，突至岳州。偏沅巡撫傅上瑞大懼，曠曰：『此無主之兵，可撫也！』入其營，與進忠握手，指白水為誓；進忠等皆從之〈進忠，即賊中渠魁混十萬也〉。

南都既覆，大兵逼湖南，諸將皆畏怯；曠獨悉力禦。唐王擢為右僉都御史，提督軍務，恢剿湖北。曠有智略，行軍不避鋒鏑；身扼湖陰、平江之沖，湖南恃以無恐。嘗戰岳州，以後軍不繼而還；已又大戰於大荊驛。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。長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覃遇春哄，大掠去；騰蛟奔衡州，曠亦走寶慶，長沙遂失。後至祁陽，與騰蛟會；時騰蛟將赴武岡謁王，乃以兵事屬之。

已復移駐永州；警報至，諸大將擁兵不顧，急則棄城走。曠力不能贍，乃抑鬱而卒。

傅作霖，武陵人。由鄉舉，仕唐王。以大學士蘇觀生薦，為職方主事，監紀其軍。觀生歿，依騰蛟於長沙，改監軍御史。永明王在全州，擢兵部左侍郎，掌部事。尋進尚書，從至武岡。時劉承胤擅政，作霖與之善，故得驟遷。大兵逼武岡，承胤議迎降；作霖勃然責之。及承胤遣使納款，兵入城，作霖冠帶坐堂上；承胤力勸之降，不從，遂被殺。妾鄭氏，有殊姿；被執，驅之過橋，躍入水中死。

周震，官中書舍人；居全州。慷慨尚氣節，嘗佐騰蛟軍。武岡失，全州危甚；乃集文武將吏盟於神，誓以死拒。條上城守事宜，即擢御史充監軍。無何，郝永忠等盡撤兵還；外援既絕，城虛不能守。諸將等議舉城降，震力爭不可；眾怒，曳出斬之。同難者，守備孟泰〈本州人〉，以仰藥死。妻子俱自殺。

陳象明字麗南，東莞人。崇禎元年戊辰進士。授戶部主事，榷稅淮安；以清操聞。歷遷饒州知府；忤巡按被劾，謫兩浙運副。累遷湖南道副使，騰蛟令之徵餉廣西。永明王立，粵地盡失，象明檄調士兵與陳邦傅連營東。至梧州榕樹潭，遇大兵戰敗，死之。

餘鯤起字南溟，鄞人。初以明經從騰蛟幕，累功薦授御史，監其軍。嘗與職方主事李甲春克復寶慶，會兵下長沙，圖進取。而騰蛟受執死，遂重趼還至桂林，仍以御史用。桂林破，乃入野寺絕粒卒。

蕭■〈廣，心代八〉，武昌人。以諸生，為劉承胤坐營參將。騰蛟題為總兵官，管黎平參將事。承胤既歸命，令降將陳友龍招之；不從。已而城破，■〈廣，心代八〉以

短兵相接，力竭自剄死；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。

《摭遺》曰：闖孽求撫時，突入長沙，官兵無備。惟岳州知府移守長沙蒙化周二南領兵探之；孽黨劉體仁、郝搖旗等以為來襲，叢射之死；其從者亦盡殲。武岡破後，總兵王景熙戰敗，不屈死之。長沙僉事趙廷璧，內鄉人，率妻古氏、子燝、子婦馬，俱自盡。布政司參議嵇峨劉佐、荊州僉事邱懋樸，俱遇兵死。署臨武令教諭李興瑋，巴陵人。岳州破時，同父赴省請援，其母止之，勿顧；全家俱遇害。後隨巡撫章曠起兵衡陽圖恢復，以抗節死。

《摭遺》補曰：先時史忠正之開府揚州也，禮賢館之士有桐城蔣臣〈一個〉、長興李令晰〈霜回〉、歸德侯方巖〈叔岱〉、烏程韓繹祖〈茂貽〉。洎至何忠烈以督師鎮長沙、瞿文忠以留守駐桂林，在兩公幕下者，更有益陽郭良史〈野臣〉、長洲史記言〈伯顧〉、吉州施〈闕名〉〈偉長〉、錢唐潘問奇〈雲客〉、臨山倪國錦〈玉成〉：或綜核軍儲，或經營戰守；或畫控荊襄、扼鞏洛之謀，或建收山東、取河南之策；或捍禦圍城，共保巖疆者四載；或監制降將，議分雄鎮者十三。其章、堵二公外，專佐督師以經略南楚者，復有長沙陶汝鼐〈仲調〉、宿松張鳳翥〈威赤〉、吳江吳晉錫〈茲受〉，崎嶇衡、永，轉戰湖、湘；揮回日之戈，拔沖星之劍。師中盡瘁，與南北兩院略同。然而天命已移，人謀鮮濟。三公則殺身以成仁，諸君亦潛轍汐社、誓操谷音；寧有殊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、北向生祭之王上舍哉！而溫氏概失之，今從楊氏「跋語」錄其姓氏。惟惜事跡勿詳，姑附此以俟續注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